闲情偶记

王 超

一

宋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一词，为后人所道。其听雨，听出人生的孤独、沧桑、慈悲。而今人所作，多不免拾人牙慧，有些矫情。

雨，窗外事；听，窗内事。听，多以个人独处所得。人于天地之中，雨，或春雨，或秋雨，或疾雨，或细雨，或花针雪，或杨柳雨。从天穹而下，或打伞上，或打叶上，或打水上，或打瓦上，或打窗上，或打船上，或打花上。其砰砰声沙沙声，虽打于万物，亦打人心上。心，为雨所动，亦为物所感，感动之下，郁积为情，形诸诗词。“雨打梨花深闭门”，雨不打梨花，亦闭门。也许不深也。“昨夜雨疏风骤”，听了一夜，担心窗外的花，还好，雨不大，海棠花还开着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一定是四川的第一场春雨，老杜的耳朵是尖。

文人多有听雨情结。周作人堂号“苦雨斋”，苏东坡有“喜雨亭”。李义山有“留得残荷听雨声”，每每想来，李未免有些残忍，心有些硬。荷已残，何必要用冷雨催之。即便摧之，亦不可拍手称之。朱光潜则于院内贮落叶，美其名曰：留得枯叶听雨声。未免有东施效颦之嫌。“扫石共看山色坐，枕书同听雨声眠”。则有些做作，不喜。

我以为，“小楼一夜听春雨”，最合乎逻辑，最美。听春雨，听夏雨，听秋雨，听冬雨，况味虽不同，心境都是好的。至于明朝有没有卖花人，倒是次要的了。

二

雪落无声。要听雪，则须于静中。尤其须在夜深人静之中。刘长卿诗云：“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是听雪听来的诗。有雪，有山，有屋，有犬，有风，有人。有动，有静。有近，有远。有无穷之况味，似身处风雪之中，让人心生凄凉之感。至于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则有些热闹了，意不在听。人一多，言一杂，即便听，听的多是人语，而非天籁地籁了。

明人文徵明云：“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盖欲假此寄其岁寒明洁之意耳”。吾观古人雪景之画，有山水，有雪铺于石上岩上松上船上桥上湖上岸上。“千山鸟飞绝”，却非“万径人踪灭”。总要于天地苍茫之间，立一人，虽人如芥子，却孤寂清冷中透人气、灵气、精气。此人多看不清眉目，如墨一点，几近于无。此人或抚松或坐石或驾舟，或隐于窗后或坐于案前，或品茗或若思或远眺。我以为，此人多为画家自己之化身。表为人形，实为魂灵。魂灵在雪里风中踽踽独行。此天地之雪，亦人间之雪。黄公望《剡溪访戴图》、王维《雪溪图》、赵佶《雪江归棹图》、王诜《渔村小雪图》、高克明《溪山雪意图》，多是如此。

苏东坡云：“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扁舟，天地，人生，宇宙，此听雪一境界也。神宗里，有僧问何为摩诃般若。青耸禅师道：雪落茫茫。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大智慧是雪落茫茫。此听雪，深稳，内敛，深邃，平和，空无。又上一境界也。

胡竹峰于《一卷雪》中云：少年时敞头淋雨，中年后撑伞避雪。而老年呢？他没有说。我以为，老年应于寺下听雪，运气好的话，可抵十年尘梦。

三

至于风，则有春风秋风，暖风寒风，细风微风，暴风冷风，山风海风。江南之风，有温柔富贵之气；江北之风，有慷慨悲歌之气。江南之风，常穿行于花柳草木、白墙黑瓦之间；江北之风，常呼啸于平原山川、纸窗瓦当之中。

吾之北人，更习惯于北风之烈烈。风过树梢，有金属之声。故袁宏道云：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此上皆为自然之风。当然，还有人间之风，如国风、民风、文风、作风。

听风，一则听自然之声，二则听人间之声。听自然之声，能知天地之变化，四时之更替，草木之枯荣，山水之精神。听人间之声，能察人情冷暖，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人心向背，家国情怀。项羽于风中听到四面楚歌，刘邦于风中听到乱云飞扬，李煜于风中听出三千里故国朱颜已改，孟浩然于风中则听到花落，杜甫于风中听到唐朝寒士的悲叹，李白于风中听到大鹏展翅的羽息。诗经中的先人，在风中则听到民间少男少女的欢乐，伐木人稼穑人的痛苦。古人更把谏奏，改为风谏。今人更有成语，风言风语。风亦能言语，亦可不言语。风之深意，岂可一言而尽哉！

四

虫声，虽四季皆有，但尤以秋为胜。

清代才子张潮在《幽梦记》中云：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

至夜，虫声自草本处起，唧唧切切，如潮水一般涌来，不止不休。无论你是听与不听，它都会钻进你的耳朵里。声虽多，却非噪音，有天籁之味，有朴素之气，中有深情。

《诗经》诗云：“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虫声中有怀人之情。王维诗云：“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虫声中有参禅之味。欧阳修赋云：“但闻四壁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虫声中有悲秋之感。张良臣诗云：“路入小桥和梦过，豆花深处草虫鸣。”虫声中有青豆之息。张耒诗云：“秋声先报草根虫。”有古琴之调。杨万里诗云：“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有恬淡之境。

人非草本，孰能无情。其实，草木昆虫亦有情，只不为人所知也。而人，却自以为聪明。故人于庸常之中，有事无事间，听听虫鸣，虽无大用，但可将身上的浊气清理出一些，让人变得清虚起来。因为，每个人脸上印刻着的，并非只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你讲过的书，行过的事，听过的虫声。

雪后 吴辉 摄

我的“李焕英”

张钟方

记忆中，小时候家中可热闹了。我们本来姊妹四人，后来由于舅舅的去世，表哥也来我家这边上学，姥姥来我家养老。这样一算，我家每天都是八口人吃饭；还有一头老黄牛，好几头猪，及满满一框大公鸡，和一只小花狗。

每天下午放学，我和姐姐们一起去地里割喂牛的草。她们埋头找牛爱吃的八根草、付付苗草……我好像到处瞅香泡泡和熟透的马蜂蛋子吃，还用两手去捂蚂蚱玩……总之，乐趣特别多。

太阳落西山时分，大姐和二姐都割得背不动，而我？呵呵，她们会每人给我一点草，然后，我就掀了又掀，弄蓬松点，显得多。

回到家，母亲就是夸奖她俩，但是，从来不埋怨我，无论我割多少，她也都一样照例收下。我们出去割草时间，表哥在家看书学习，我哥哥，家里唯一的男娃，早早疯跑玩去了。

我们家的晚餐，最擅长小麦熬稀饭下饼子，然后炒个青辣椒丝或者青椒蒜泥。小麦是在石头盾窝子里锤的，去了皮烧稀饭用，特别香。家里的土锅烧的柴火是父亲从矿上拉的，有好多油木，火特别旺，也不容易断火。主要是我烧锅时间，玩心太重，经常锅里烧着火，人就没影了。这种情况下，母亲一边喊我赶快回来接着烧锅，自己也已经不急不躁地把木头柴火往里放好了。

不一会儿，家里一大锅饼子就熟了，母亲把饭盛好，先安排我们谁给姥姥送过去一碗，然后我们姊妹就开吃，吃饭时间不准说话。吃完饭，母亲就是收碗、洗碗……从来不使唤我们干这些活，就是让我们赶快回里屋学习去。

那时候老家刚刚建矿，父亲负责招工，父亲还是村里的村支书，在家里很少见到他。当然，家里八口人的吃喝拉撒，和家禽、牲口的喂养，父亲是顾不上的，但是，母亲从来都不抱怨父亲什么。

父亲的酒风特别正，呵呵，就是宁愿自己喝倒，也会把别人陪好。

有一个白色的大茶缸子，应该在我家生活好多好多年。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钢丝球和洗洁精，母亲就是用刷锅的刷把擦洗，外面白白净净，里面焦黄色的茶锈是刷不彻底的，那个茶缸子可是父亲的解酒神器。每晚母亲都会在睡觉前泡满茶叶水，或者白糖水，等候父亲晕晕乎乎地回家，夜半醒来有温水喝，缓解胃里不适。

那时候家里就是有一个黑白电视，好像过了十点就没有台。所以，夜显得特别长。关键是有一阵子，我总是在下半夜要屙臭臭。两个姐姐睡得呼哈呼哈，喊她们是根本想不通的。就是喊刚刚睡熟的母亲起床，她给我披上衣服，再手持蜡烛，陪着我。后来，记不得谁帮我想了个主意，就是每晚临睡前去拜“鸡大哥”！我就每晚虔诚地对着一框鸡说：“鸡大哥，鸡大哥，你黑天屙，我白天屙……”一直说七遍，连说七天。不知道是“鸡大哥”帮忙，还是自己的心里作用，还真是不再起夜，母亲也终于睡上完整的觉。

也读书识字的母亲，从来都不发脾气，淘气的我们仿佛能把天捅个窟窿，都由她顶着，反正母亲是不会打骂我们任何一个，也不会大发雷霆怎么着，难道是怕吓着我们谁?！但是，母亲自有她的威严，在她教导下，我们也都认为自己很自觉，呵呵！就这样，一个大家庭上上下下，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成年后的我们，无论家里家外也都能独当一面。就是觉得辛苦，总是抱怨，还有很多事情，让父母代劳。偶尔会想起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呢?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面有句台词挺棒：“妈，你怎么这么爱笑啊?”

“因为妈生了你啊!”

原来如此啊!

我与《淮北日报》

马世界

《淮北日报》创刊50周年，可喜可贺。如果说岁月是一首歌，那是一首令人难忘的歌。和《淮北日报》结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还叫《淮北报》。

学习进步的阶梯

淮北缘煤而建，因煤而兴。作为伴随着淮北煤矿开发长大的一代人，我生在煤矿，长在煤矿。1979年高中毕业后，18岁的我便成了一名煤矿掘进工人。我曾经说：我的青春在井下……1983年，我的作品第一次在《淮北报》上发表，那一年，我21岁。那是青春吐芳华。那一年，我发表了第一篇新闻报道，写的是我们矿团委开展活动的事，记得写了二三百字。可发表时只有一句话，几十个字的新闻。可那是马世界三个字第一次用铅字印在报纸上。当看到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时，欣喜的心情激动得难以自抑。我清楚地记得那篇文字的稿费只有伍角钱。现在想，如里那张稿费汇款单保存到现在该有多珍贵和纪念意义。记得当时矿团委奖励我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也是那一年的《淮北报》三版上，有个“年轻人”栏目，登了一篇小稿件叫《小编辑马世界》，那是我们掘进六区的宣传报道员牛德果写我利用业余时间为矿宣传栏写稿件，编黑板报成绩突出的事迹。记得当时我一个月最多写广播稿30多篇。矿上的宣传广播里几乎天天都播报:据马世界报道……后来，我调入矿工会成了宣传干事，再后来调局工会筹办综合性刊物《职工天地》成了专职编辑，一干就是八年。

其间，我的小说、散文、随笔、言论及文学评论，新闻报道不断发表在《淮北报》《淮北日报》以及后来的子报《家庭周末》《北方周末》《淮北晨刊》《皖北传媒》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40年来，我在全国、省、市、局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和文章1500余篇。曾数十次获全国、省、市文学作品奖。有10多篇作品被各种文集和作品集选载。散文《我的矿工兄弟》曾荣获安徽省报纸副刊一等奖和安徽新闻奖好作品二等奖。散文《有一种爱深藏心间》获全国散文年会佳作奖，在133篇获奖作品中排第四名。评论《“恐惧”的恐惧》获全国工人报刊内刊二等奖。

爱情的加油站

1984年，《淮北报》发表了我的小小说《煤和梅》讲述了一个叫煤的小伙，爱上了一个叫梅的姑娘。煤和梅演绎了美好的青春和美好的爱情。记得那天的副刊上还发表了我的一首小诗，也是处女诗作。当时的编辑苏廷海来信说:一个版不能同时发表一个人的两篇作品。他给我起个笔名:宇宽。世界之大，宽不过宇宙。因为我的名字叫马世界。以至于后来有个编辑见了我惊呼:我以为是个多大的世界呢。那时我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九十斤。只是名字大。而宇宽这个笔名一直用到现在。

那一年的国庆征文颁奖大会在新落成的市兴华大戏院进行，我爱人的散文《台灯》获二等奖，我的一篇小小说获三等奖。当时，正和妻子热恋，共同的爱好，感情因文字而精彩。后来，《淮北报》又陆续发表我和爱人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那两年，我和爱人从相识、相知、相恋、结婚。《淮北报》是我们的加油站，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和甜蜜。

益师益友的平台

2008年，《淮北晨刊》用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江峰撰写的我的自学成才和创作历程的文字。因文字结缘，认识了淮北报社的林敏老师、付康老师，他们在《北方周末》《淮北晨刊》工作时，都发表了我的很多作品，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还有程文老师，记得刚认识程文老师不久，她就不吝版面连发我的近万字的长篇散文《淮北名片》。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从一个煤矿掘进工，到机关宣传干部、专职编辑、办公室主任、高级政工师。淮北日报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见证了《淮北日报》的发展和壮大。2016年初，市作家协会换届，我任作协首届党支部书记至今。

2004年。我出版了个人作品集《马语集》，之后又陆续出版《马语二集》《马语三集》，散文随笔集《木鱼三声》、诗集《大平原》。2019年，我也从企业工会离岗待退，闲瑕之余，仍给《淮北日报》写稿，发稿，它已成为我生活和生命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青春的岁月像一条河，它装载着我满满难忘的回忆。那是充满希望和憧憬的青春记忆，美好的记忆。它和《淮北日报》紧紧连在一起，一路风雨，春华秋实。陪我进步，伴我成长，我是何其幸哉。

今年是《淮北日报》五十周年华诞，特撰写小文纪念，祝愿，祝福，祝贺之。

父爱如山

郜爱萍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由于工作和疫情原因，自己也已有多年没有回到故乡淮北去凭吊父亲。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起身望着窗外如银的月光，不禁思绪万千，对父亲的思念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不禁又潸然泪下……

父亲童年可谓悲凉，父母先后撒手人寰，唯一的哥哥也远在外地当兵，吃百家饭的父亲硬是凭着坚忍和顽强，一个人熬过了饥荒的年代，并有幸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在部队读书识字，锻炼成长。凭着在部队的优异表现，父亲最终实现了鲤鱼跃农门，成为了一名城里人，并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父亲备为珍惜，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并靠着多年如一日的艰苦自学，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高级农艺师。

童年所有的记忆似乎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度过的。上学或者走亲戚的路上，都是我坐前面，姐姐坐后面，一路叽叽喳喳听我和姐姐说个没完，父亲很少插话，很多时候就是顺势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嘱咐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再后来，就是我坐后面，姐姐骑个小自行车努力地跟着，时常的，父亲会故意把车骑得飞快，引来姐姐气急败坏地喊叫和我与父亲的朗朗笑声。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似乎总要找些事情去做，小到我们的玩具，大到我们的学习桌椅、厨房的灶台、甚至于家里的家具，都是父亲一手打造，不但美观，而且耐用，时常会引来造访的同学和亲朋好友的一片赞叹和满眼羡慕的神情，自然的，心里不免颇有些得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都是住着简易的平房，房前屋后有些空地，知道我和姐姐都爱花，门前的两边就被父亲开垦成了花圃，玫瑰、芍药、牡丹，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花季常开，甚是让人喜爱；花圃的前面，则让父亲整理成了菜园，一垄垄，一排排，小葱、青菜、萝卜、黄瓜、番茄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门前和屋后的两侧，也被父亲合理利用，陆续栽种上了各式的果树，有枣树、柿子树、石榴树——时常引来调皮的孩子们伺机而动，中秋时节，更是会招来一众亲朋的亲自下手采摘。

父亲是个乐观坚强的人，最初部队转业的十数年间，工作频繁调动，工资更是甚微，后来在农委学校，也是时常面临发不出工资的窘境。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单位面临改制，又不得不早早下岗赋闲在家，生活的种种艰辛，父亲也只是默默地埋在心里，依旧整天乐呵呵的，听得最多的就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父亲就陪着母亲，每天凌晨起床，和面做水烙馍，然后洗、切、炒土豆、辣椒等，天蒙蒙亮，就陪着母亲出门摆摊，然后自己再匆忙地去上班，就这样，一直到姐姐和我毕业工作之后才停止。

不知从何时起，父亲的手腕上长了一个宛如黄豆的小疙瘩，不经意间已有葡萄般大小，不痛不痒，家人也没有在意，父亲更是一个人到医院，找到一位熟识的医生朋友直接给剜了去。殊不知，几个月的时间，竟然又长了出来，父亲还是没有在意，但是，医生却感觉有些不妙，力劝父亲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父亲依旧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不情愿地去做了切片检查，结果竟宛如晴天霹雳——滑膜肉瘤，一种最为恶性的肿瘤。一时间，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父亲得知真相之后，也只是沉默了一会，便又乐呵呵地该干嘛干嘛了，还反过来劝我们他好着呢，不要太听信医生的话。

此后就是漫长的化疗期，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化疗漫长而又痛苦，头发大把地脱落、身体暴瘦不说，还恶心反胃，连粥都吃不下去。但是，坚强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示出任何的不适感，每次从医院回来，依然是生活照旧，照常伺弄他的花草和果蔬，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半年以后，父亲身体略有好转，我也因工作关系，需要去外地一段时间，每次打电话，父亲都说他好着呢，好好工作，不要为他操心。殊不知，此时病情已经再度扩散，病魔正在无情地侵蚀着、折磨着他强壮的肌体，夜里每每疼得半宿睡不着觉，即便如此，他也不忍心叫醒疲惫苦闷的母亲，更不允许母亲告诉我们任何的真相。而忙忙碌碌的我们也都抱着看似美好的愿望，找寻着各种自我安慰的借口，想着父亲的高大强壮，想着病情已经稳定，就是没有想到父亲一个人正在苦苦地、顽强地支撑着，就是没有想到看似一向坚强的父亲此刻是多么地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关怀，陪他走过生命的最后里程。每想至如此，我和姐姐无不情不能已，潸然泪下，而悔之晚矣，以致成为我们姊妹心中永远的伤痛。

弥留之际，父亲久久地握着母亲的手，眼光努力地找寻着他的亲人和孩子们。

父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亲人、他难忘的同事、他眷恋的故土、他为之奋斗半生的农学生涯。

父亲很不幸生于一个特殊的年代，苦难的经历造就了父亲坚韧顽强的品性；父亲又有幸成长于一个崭新的时代，部队不但给了他家一般的温暖，而且赋予了他乐观积极的精神和回馈社会的一身本领。藉着一颗感恩的初心，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总是欣然接受，兢兢业业，吃苦在前；无论什么荣誉地位，总是淡然处之，不争不抢，单位几次福利分房，可直到临近退休，我们一家仍然住在自己建的低矮平房里；无论走到哪里，父亲也总是热心地、尽己所能地帮助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父亲是个极为普通之人，可是，在他的葬礼上，前来送行的人群来了一拨又一拨。

笔至如此，已是泪眼婆娑，情难自禁，父亲，你在那边都好吗?

父亲，愿你一切安好！女儿想你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胡世军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使人憧憬，充满期待。

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发表在报刊上。为了这一天，我曾努力不懈，就算是在打工路上居无定所的那些日子里，我也坚持着读书、写日记的习惯。

只不过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常常东奔西走，梦想一直悬在空中，如海市蜃楼般缥缈，梦想未变成现实。

2012年3月，淮北矿业招工，在妻子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报了名，然后体检、培训、考试，最终成了淮北矿业属下桃园煤矿的一名掘进一线的工人，结束了在江南的漂泊羁旅。有了稳定的工作后，我的梦想才又离现实近了一步。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2013年7月22日，那是我今生永远值得铭记的时刻，因为那一天我的第一篇文字《常回家看看》刊登在了当天的《淮北晨刊》。当我收到样刊的那一刻心潮澎湃，内心激动不已，梦想来得太突然，感觉自己像做了一个不真实的梦。我把报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回首圆梦路上的那些艰辛，我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是《淮北日报》成全了我，圆了我做了多年的梦，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和舞台。

圆梦路上有自己的坚持和坚守，当然，也离不开老师的指点，朋友的帮助。当然更离不开编辑老师对我每一篇文字的润色和编发，是他们成全了我。2013是我的感恩年，就如2013年年底我在随笔《感恩2013》里所写的那样，“从第一篇拙作发表在《淮北报》，我先后在《淮北矿工报》《宿州广播电视报》等报刊发表二十多篇文字。这一路走来有朋友的帮助，有编辑老师的厚爱，有妻子的支持，也有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拼搏努力。”这是我的真心话。

随着发表的文字越来越多，我的写作热情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激发，我的文字频频在《淮北日报》及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有一段时间甚至有文友和我开玩笑说我是“高产作家”。面对这样的赞誉我内心虽然十分不安，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编辑老师们对我的厚爱，但是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毕竟这也是我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结果。

因为写作的关系，2017年5月份我还被单位领导借调到地面做起了与文字有关的工作——通讯报道员。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

《淮北日报》是我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是我每天重点关注的报纸。我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里的《淮北日报》电子版，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文字，也读其他老师和文友的文字，从他们的文字里吸取养分，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如果差一天读不到《淮北日报》我一整天都会感到坐立不安，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不踏实。我深深地意识到《淮北日报》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2013年在《淮北日报》发表第一篇文字到现在，我已经先后在《淮北日报》《当代矿工》《中国煤炭报》《安徽工人日报》《散文诗世界》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随笔、小说和诗歌300余篇(首)次，在参加各类征文时拿了不少奖项，并先后加入了淮北市作协及安徽省作协。2020年12月份还被淮北市作协和淮北市文联推荐参加了第九届安徽青年作家研修班学习，在现场聆听到了许春樵、陈先发和刘庆邦等老师对写作的诠释。此次学习对自己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更是我在写作上的一次洗礼和提高。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我爱你的初心不变。当今天再一次翻阅我收藏的那些发表在《淮北日报》上的文字，心中依然很是激动，也很感激，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时值《淮北日报》创刊50周年的历史时刻，我想对《淮北日报》说，谢谢你！是你圆了我的写作梦，成就了我人生中的凤凰涅槃和华丽转身，祝你的明天越来越好！同时，也祝福那些为《淮北日报》默默奉献的编辑老师和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你们的辛勤工作和付出，才让我们读到这么好的报纸。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是我想对《淮北日报》说的心里话。